

這個課程叫做『現代客家文學』，我本人叫做李喬，是寫小說的，整個課程的範圍分成三部分，我說兩部分，第一部份是介紹整個台灣客家文學概說以及小說部份，第二部分再由曾貴海醫師說詩的部分。所以我的部分有對整體客家文學的理解，再提出八位客家小說家，介紹這個人，最重要的是介紹他的小說，這就是整個課程的內容。

第一節是講什麼叫做『客家』？客家每個人講的各有不同，所以今天我要談的是照規矩來。怎麼照規矩來，是照文化人類學的辭典解釋，我所根據的是從日本 1992 年弘文堂所出版的文化人類學辭典，其中談到客家，這要怎麼解釋，這個分兩個提法。第一個談客家是漢語的方言群之一，漢藏語系裡面有漢語系，漢語系裡面分為七條線，七條線裡面有客家為其中之一，這就是對語言的定位。第二，他們是哪裡人，是住在中國的南方：廣東、廣西這一代的丘陵地，他原來文章寫的是高山，不過日文的高山是有問題的，對我來說應該是丘陵地，丘陵地的漢系民族，這在漢人當中的一支叫做客家。因為他們居住在丘陵地，生計相當困難，所以除原來的廣東、廣西之外，有很多的是分佈在中國中部一帶，湖南、湖北相當多，四川也很多客家人，到海南島、台灣、東南亞，最遠到北美洲，這總體就是兩百年遷徙過程，這就是客家民族的部分。

第二部分是語言進一步的解說，客家話對漢語古音、古韻的部分，特別的地方是他還保留了入聲字，現在的四聲字在北京話裡面，所謂的入聲字已經不見了，在客家話裡面很清楚，所以這可以簡單介紹一下。你若是用客家話發音，讀音收尾，你會發現 P、T、K 這三個在收音的時候，這就是入聲字，這在讀唐詩時就非常清楚，用北京話讀不出來，這就是保有中國古音之一。

另外一方面，客家保有漢文化的傳統，特別的是女生不纏足，客家人自古以來不綁腳的，另外一方面從事於戶外的勞動，這就比較特別。相對於台灣的福佬人，女生沒有要下田做事，客家人就比較特別一點，這就說明一點，客家社會裡面婦女地位很高的原因之一，這是題外話。

另外在飲食方面，愛吃乾飯，不吃稀飯，這就是古老的傳統，像我小時候就有這種習慣，不過這些已經開始改變了，除了飲食之外，還有一點，就是鹹甜的分配主張以單味，比較之下，福佬人甜、鹹各佔二分之一，例如蚵仔煎來看，甜鹹各佔一半，所以說客家人以單味，也很少吃稀飯。另外一個是喜歡吃狗肉，這點台灣的客家人沒有這種嗜好。我想這個外國人寫的客家人有些錯誤，是說廣東人愛吃狗肉，因為客在台灣叫做粵，客家人是廣東的居民之一，不是全部，說愛吃狗肉，不能將客家人算進去。

另外居住的部分，古老的居住是環狀的土樓，各位在書上會發現，黑色圓

形、三四層樓高的環狀土樓，這個說法不是很完全，實際上去年他們去大陸考察，只有閩西一帶的客家人，不是整個中國的客家人都住在這種房子。閩西一帶的客家人爲什麼要作環狀的土樓？爲了適合保衛，因爲客家人在當地人數算起來是少的，所以在保衛期間有環狀的土樓，這個觀念在台灣完全沒有。不過最近發現，像台北縣、新竹縣這些的客家文化館將環狀土樓的概念加以現代化之後，保有分隔，但是內容已經變了。

另外一方面，對外的時候集體意識之強烈，這個也是生活歷史累積的結果，怎麼會這樣說呢？最重要的是客家人的人數，客家人數少的時候、在對抗外敵的時候，只有一條路可以走，就是團結，就變成集體意識相當強，這其中也含有文化形成的奧秘，一個族群、一個人的作法會這樣、價值觀會這樣，是長期歷史生活累積的結果。

另外一部份，客家人在食、衣、住、行的部分，比較重視住的，對於穿的比較不重視，有一個比較的例子：有一個閩南朋友和一個客家朋友非常好，客家朋友看到閩南朋友開名車、穿西裝非常帥。有一次下到南部，客家朋友想這個人住的房子會有多漂亮，一去到亂七八糟，院子沒有鋪水泥，下過雨後地上有水，他的西裝褲一走過去就沾到水，這說明了什麼呢？對於住與衣之間，價值觀的不同。爲什麼會有價值觀的不同？因爲生活需要。客家人大部分住在丘陵地，以農耕爲主，24 小時當中在家裡的時間比較多，所以房子要弄得舒適、住的爽快；福佬人要做生意，外商，很講求外表，你穿著不好，生意不好作，所以對於衣著方面比較不一樣。

最後的結論就是什麼叫做客家人，那種想法的不同、價值觀的不同，是長期歷史生活累積的結果，這就是日本人在字典上對客家人的解說，我進一步做一個詳細的分析。

第二節要說台灣客家要怎界定？客家這個詞，會包天包海，包括中國本土、台灣、海南島、最遠到北美洲，已經講不清楚了。今天要講的台灣客家要怎麼界定，最主要的界定是一個相對來說，在台灣除了客家人之外，還有原住民、福佬人、還有 1945 年以後來的新住民，如何界定客家，這主要的說法是如何把在台灣以外的客家人之外的人作分別，這樣的角度來談。在學理上來談，人最基礎的、最標準的區別就是種族、人種 (race)，人種是什麼？不一樣的遺傳基因特徵，DNA 裡面就分的出來不一樣，這樣才稱之 race。主要的分別在世界上有白人、黑人、黃人…，有五種，眼珠的顏色、頭髮的顏色，像這方面，進一步會發現這樣的背景下，哪一種人的疾病這些遺傳因子有關，可能這還有爭議，甚至到 DNA 裡面、跟環境的關係，這個已經屬於民族學的範圍之內，不涉入。我第一個要去談的是人種、種族，客家算不算是一個種族？這非常有討論的餘地，不過放在台灣來說，

我個人覺得不能用種族、人種來說。

第二部分，台灣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共同體，主要是語言上的不同、或是心理上的不同、或是住的地方不同，這些所構成的群體，這個群體叫做族群（ethnic group），我個人認為在台灣客家人、福佬人、新住民之間，尤其客家人跟福佬人的不同，是族群的不同。在族群上一層的東西叫做什麼？有其歷史因素，所形成的共同語言，在住的地方同一環境，其經濟生活的發展，表現在文化上面的固定的、共同心裡的一群穩定的共同體，特別注意在成爲一個穩定的共同體時，這就不叫做 ethnic group，就叫做民族（nation）。這樣在客家人與福佬人之間的分別，是不是叫做 nation 的不同，我個人認為是有爭論的，我個人認為不是，是族群的不同而不是民族的不同，這點要特別講清楚。

另外一方面，要說清楚，你說族群的不同，今天我們坐在一起，說我是客家人、你是福佬人，如果我沒有開口說話，你要怎麼分？實際上分不出來，甚至新住民都一樣，你要怎麼分？所以新住民、福佬人、客家人族群的不同，我認為所有不同的只有一點就是語系的不同，就是說的話不一樣。舉個例來說，我沒開口，你要怎麼說我是客家人？共同生活的環境，你的語言我差不多會，生活環境差不多、習慣差不多、穿的也差不多、受教育的程度也差不多，所以只能講是族群的不同，不是民族的不同。

不過關於這點可能要進一步的提一下，原住民怎麼說？在台灣各族群之中，原住民要怎麼算，這就不一樣了，原住民是南島語系族群，從人種的說法上來講就不一樣了，因爲他的遺傳因子已經有差別了，尤其語言系統完全不一樣。誠如我在第一節有提到，同樣的客家話、福佬話、北京話在漢藏語系是漢語系裡面的方言群之一，這就跟原住民不同，他是南島語系其中的一部份，南島語系中也有分別，不過台灣整個是在南島語系的部分，那這樣要怎麼解說台灣族群的不同？我的看法是這樣，台灣的原住民跟客家人、福佬人、新住民之間的不同，是民族（nation）的不同，客家人、福佬人、新住民之間是族群（ethnic group）的不同，故台灣要成爲一個國家的時候，不能夠是稱之單一民族，日本人認為他是單一民族，其實這個講法有問題，像是對蝦夷人這樣就不算，因爲日本對大和民族相當的霸氣，所以就不承認他的存在。在台灣不能夠這樣，他們將原住民當作民族（nation）的單位，這樣使台灣變成一個共同體，這樣怎麼說：多民族國家（nation's nation），我想這樣來講才差不多。

至於有人會談，是不是有台灣民族，這個問題會反應到政治上的爭執，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以暫時放下。不過，放在學理中來談，前面我有提到，是在其比較穩定的生活共同體，因爲生活在一起，這個人的文化上面的特點互相融合在一起，慢慢的學習，語言會慢慢的一樣，所以說慢慢的有一天台灣會成爲一個

台灣民族，放在學理上，我個人認為這樣談還不行，未來比較可能，但那是未來的發展。

另外藉由這個機會，我跟大家解說，我們特別提到 nation，在人類學的辭典裡，我們會發現 people、ethnic group、ethnicity、nation 全部指的是族群、民族、公民一起，怎麼這三個會用在一起，在這裡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個觀念，最早在 2000 年前希臘城邦時代（city state），住在城市之外的人稱野蠻人，希臘人稱之 Barbarei 人，在城內的人稱之 demos，兩者之間的人在英文沒有，德文還保留有的稱之 Ethnos，這個就叫做民族。這裡相當有意思的是民族最重要的問題，血統不是必然的、語言不是必然的、習慣不是必然的，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環境、利害的共同性，幾年之後就會變成一個民族。以這樣來看台灣的各族群和其他族群的關係，我想差不多就可以講清楚了。

第三節我們要談的是歷史上台灣文學的特質，各位觀眾會覺得談客家文學為什麼要談台灣文學，這點要特別講清楚。我記得我一開頭就有講，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的一部份，第二點在接下來的單元會提到，歷史上那些文學作品，尤其是小說，非常多重要的部分是客家人創作的，所以說台灣文學的特質當然也是客家文學的特質，這個觀念非常重要。

台灣文學的特質我分四點來說。第一部份，台灣的作家、詩人差不多沒例外是從社會改造、文化啓蒙、民族解放的一員，在這情況下，在這樣的命運下，他幾乎把文學當作社會改造、文化啓蒙、民族解放的一種手段，這個是非常特別的。為什麼要這樣說？你不要忘記，那個年代台灣被日本統治，台灣知識份子，台灣的詩人、作家是知識份子，他的使命感非常簡單，第一，他是從古老社會流傳下來的，或是日本殖民社會留下來負面的東西，他有想辦法要去改造，尤其最重要的改造是什麼？迷信！我還記得日本在七、八十年前寫台灣文化誌的伊能嘉矩，他的台灣文化誌裡面，第一點就是說台灣最重迷信，所以說社會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第二就是文化啓蒙，其中暗中含有抵抗殖民的文化，因為那時候人不能武裝來抵抗日本，只能用文化的形式來抵抗，尤其是『文化協會』，用文化的形式來對抗殖民者日本，那麼文學的形式真的是用文化的形式提醒我們：我們是台灣人，不是日本人；我們被日本殖民，我們是被殖民者；我們隨時不要忘記我們是台灣人主體的觀念，像這些在文學的作品中表現的很多。第三個就是民族解放，是針對日本統治、殖民台灣而言，謂之民族解放。這些的詩人、作家無一例外的都是其中一員，所以這樣的作品是達到他上面的理想、目的的一種工具，這種特質是影響文學內容，這下面再說。

第二點，日據時代的文學作品，尤其小說，主要以寫實為風格，我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寫實，寫實祇是風格。realism 是寫實主義，在文學上有相當嚴格的

要求，才達得到 realism。在那時候的文學作者中，詩人、小說沒有一個專業的，所以這些小說反應的以現實為主。第二點，我说不專業的各種文學的技巧訓練，也不徹底，所以只能夠反應現實的東西，所謂寫實性（realistic）的東西。日據時代的作品主要是以寫實性的作品，是寫實性（realistic）的作品非寫實主義（realism）的作品，這樣來分析，這就是要說明第二點，作品為寫實為風格。因為這個風格還會出現，作品少有神鬼怪奇的作品、武俠小說，宮闈小說、情色作品也比較少。

第三點台灣文學的特質，小說的主題主要是反迷信、反封建、反日本殖民，另外還有責備『三腳仔』。年輕一輩的聽不懂，原來我們客家人、福佬人都一樣，是用兩隻腳走路的，日本人到台灣殖民，我們說日本人是狗，狗有幾隻腳，四隻腳，怎麼會有三隻腳的呢？就台灣人失去他台灣人的身份，去替日本殖民者做事的，稱為三腳仔、台奸，所以作品當中有譴責三腳仔的部分。這個部分舉個例子來說，下面提到的賴和先生，他有一篇作品『鬥鬧熱』，北京話說熱鬧是形容詞，鬧熱是名詞，『鬥鬧熱』是寫於一個平民、經濟基礎不好的地方，為了神佛的生日，大家在那拚戲場、到處借錢鬥鬧熱，這其中就是一種迷信的東西，對迷信的東西之反對。同樣的對很多封建的制度、對婦女被欺負、對窮人受到有錢人的壓迫，這樣的東西寫的很多，所以叫做反封建。第三，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反殖民，賴和先生非常有名的作品『一竿秤仔』，他是說秤仔的秤陀可以移動，秤仔本是人家一個公平的標準，『一竿秤仔』是寫日本殖民者在秤甘蔗的時候，隨便的移動秤陀，這是說殖民者完全沒有人間的義理，一點法理都沒有，殖民者要算你多少斤，就多少斤，這就是反殖民。再舉個例子，吳濁流先生後面還會提到，他的作品『波次坦科長』、『先生娘』，對於殖民者如何羞辱台灣人、或是在精神世界上的變形，非常深刻的作品。另外一部份，是如何責備、譴責三腳仔，剛我有提到的『先生娘』的故事相當有趣，台灣人為了變成日本人，不說自己的母語。我個人也有一篇是寫真實的日本殖民要我們改姓名、要變成國語家庭，全部說日本話。有一個完全說日本話的人，他要去訂親，他訂親的對象同樣是客家人，但是他已變成國語家庭，全部說日本話。他去訂親的時候用日本話說話，而不用他的母語客家話來說，要用國語來講，這相當諷刺現實狀況：我是客家人，我要娶老婆的對象是客家人，但是將來相處的場面變成，我說日本話，叫一個人來翻譯成客家話給對方聽，對方用客家話翻譯成日本化給我聽。這是一種諷刺，用這種來譴責三腳仔、台奸。相當多這種作品，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被殖民情況下有很多的台奸，台奸之所在是台灣人內心的傷痛，非常痛苦所以小說裡面會出現這種。

第四點，尤其是小說，無一例外的大部分是表現人道主義的作品，是講貧民、農民的文學，這就是非常特別的部分，這裡面寫的就是平民、農民的作品，特別提到這些寫小說、寫詩的人有兩個特點：第一，除楊逵老先生以外，大部都是有錢人，無一例外都留學日本，在經濟上算是較為富有的份子，但是他所從事

的寫作是寫平民、農民的文學，講的是人道主義的文學，這是相當特別的部分，這個放在世界文學史裡面，是找不到像台灣這種狀況，非常少。普通有一種說法，這是左派的理論，每一個人的生活內容，會決定他階級的意識，怎樣的生活就會有怎樣的意識型態，什麼的意識型態就會產生什麼樣的作品，所以每一個詩人、小說家只能成爲他們階級的代言人，這個左派理論在台灣文學裡面被打破，剛說過除楊逵老先生以外，剩下的都是相當有錢的人。第二全部都去過日本留學，這樣的知識份子可說是有產階級，但是他所從事的寫作已經脫離了階級的藩籬。有一個說法是每一個人跳不開他的階級藩籬，我們的作家跳開了，每一個人成爲廣大平民，是農民的代言人，這個放在世界文學史裡面都是不得了的东西。有人說這樣的文學叫做行動的文學、責任的文學、參與的文學，沙特提到在一個法文名詞的叫做 *littérature engagée* 文學，英文稱爲 *engagement* 文學，在中文裡面沒辦法翻譯，只能稱爲參與的、責任的、行動的文學。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文學全部都是參與的、責任的、行動的文學，所以是稱爲 *engagement* 文學，這一段算是非常特別的部分。

接下來第四節要進入客家文學，客家文學面對一個重要問題：如何界定客家文學？差不多在十幾年前，何謂客家文學的名詞才出現，大家的解說可說是眾說紛紜，沒一個標準，在這裡我要說兩個主題，如何界定客家文學？第二，客家文學在發展上有什麼困難？這兩點一起談。

首先，客家文學要怎麼界定？什麼叫做客家文學，每一個人講的都不一樣，我個人用三個標準來檢驗的指標來界定客家文學，第一個標準：作品表現客家人的生活、行爲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，實際上這就是客家意識，客家意識相當難瞭解，什麼是客家意識，「我是客家人，客家人非常強！」，這樣不夠，說法不完整，真正的客家意識來自於你的價值觀、行爲模式、思考模式，尤其是生活的內容，在這幾個解釋當中，內行人可能聽的出來，所謂的生活方式、行爲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是什麼？文化！文化的主要解是就是這四點。所以我說作品裡面表現出來客家人的生活、行爲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簡單說就是客家意識，這樣的作品就叫做客家文學。這就是第一種的說法，這樣的說法有道理嗎？我後面再來分析。

第二種說法較爲簡單，就是作者是客家人，爲檢驗的標準，到目前我所知曉的，差不多客家文學的界定都是以這作爲標準，就是作者是否爲客家人，但是這種說法有沒有問題，還是有困難，我後面會說明。第三比較難，是用客家的生活語言寫作的，這句話非常重要的有兩點，第一就是用客家語言寫的，客家語言是什麼語言？生活語言，用客家生活語言所寫的文學就叫做客家文學，這就是三種標準。這三種標準由字面上來看，並不困難，我這樣講你聽的懂嗎？但是，進一步來談，沒這麼簡單，所以這樣界定客家文學，我接著要來說客家文學的困境。

整個客家文學的界定上面，我們在分析下又有些問題，第一點作品裡面表現客家人的生活方式、行為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，稱之客家意識，這點要如何來界定？尤其像我這個年紀以上的人來說，客家人的生活、思考在對抗、對外的時候有集體意識，客家人相當硬頸、相當勤奮、相當節約、客家婦女的身份相當高、從事於重勞動，這是誰說的？這是我這年齡的人可以說的出來，還能感受到這種味道，再說年輕一輩的人憑什麼講的出來？所以說的出來客家意識的可以這麼簡單，但是要寫出來沒這麼簡單。再說客家人的價值觀，前一段提到的客家人的價值觀，住的重視跟衣著的重視這兩個不一樣的就是價值觀，價值觀的不同，漢人說要長命；另一些人說不一定要長命，但要有價值、精彩，長命或精彩，這就是價值觀的不同。我要問，詩人、作家真正有能力可以表現客家人與別人不同的價值觀嗎？你能夠表現出客家人的思考模式嗎？我舉個例子來說，家庭有糾紛、兄弟間有糾紛，要怎麼處理，這就是思考模式了，有一種是由父母親裁定，不夠就是請親族的人來處理，親族根據家法、族規來處理糾紛。還有一種就是我不聽你這一套，找調解委員會，調解委員會沒有辦法就上法院見，這就是思考模式的不同。這些作家、詩人的作品中就是要表現出客家人與別人不一樣的生活方式、思考模式、行為模式沒這麼簡單，這就是困境，坦白講把這困境放大來說，講福佬語的朋友一樣，今天你要用福佬語來表現福佬人的行為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，沒這麼簡單，所以是一個困境，這是第一個困境。

第二的困境是作家是否為客家人？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，但是有問題，這個人的語言、血統是客家人，但是他的作品根本沒有寫出客家人生活、歷史、價值觀完全沒關係的，或是說他根本沒有能力表達，這樣就叫做客家文學？我個人非常的反對。舉個例子來說，美國有一個非常有名寫中國文學的作家賽珍珠，她寫的「大地」得到諾貝爾獎，賽珍珠所寫的是中國的東西，在世界文學的歸類，賽珍珠的「大地」不算中國文學。所以這種沒有辦法表現客家人的生活、意識，作家雖為客家人，也難認定，尤其是年輕一輩。

第三點有非常大的困難，是使用客家生活語言創作，這個更是千萬的困難，第一個困難，對於年輕一輩的客家話差不多完全不會說了，普通生活上打招呼的用語：吃飽了沒？、你好？、來聊，我不去聊了！，這樣的沒問題。用生活語言來表現相當深刻的思想、相當細膩的心理狀態、表示相當纏綿的愛情，這樣的語言，古老可能有，現在的人絕對沒有能力了。舉個例子來說，文章裡面使用相當多的動詞、形容詞、副詞，客家人的動詞、形容詞、副詞百分之六、七十消失了，所謂的消失是在字典裡面確實有，而在年輕一輩、作家寫作中消失了。我曾經做過測驗，在客家語言的部分，我們說手指的動詞，找出手指的動詞，一隻手指我們說的：點、指、刺、挖、舀、勾，兩隻手指：扭、捏，我發現這樣的動詞有三十多種，會用嗎？我們的作家有辦法用嗎？所以說我們的語言消失了，不是真的

消失，而是作家不會使用，這是第一部份。第二部分的問題，現代生活的語言，所用的東西、語言，客家話本身是沒有的，像坐著的沙發，我們稱「沙發」、「機車」、「卡車」、「匯款」、「股票」、「上市」，這些不是客家話，像這些東西我們要是沒有能力收集起來，語言的問題。第三個問題，外國的外來語，翻成客家話要怎麼用？這是很大的問題，是不是直接引用，直接引字過來，這些就會出現問題，像比較接近的就會太會出現問題，舉個例子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，字是寫成柯林頓是沒問題，那基督教的詩人亞伯拉罕，你不能用北京話的發音：阿伯拉罕，客家話念：「恁發冷漢」，不行啦，這是外來語的部分。所以客家語言的標準裡面，有很大的困難是如何去突破？不是今天要去談的內容，但是不要忘記，客家文學的形成，最後成爲真正客家文學最大部分的是要用客家生活語言去寫。所謂的客家人的生活意識、價值觀，或作家是不是客家子弟，其實這些都不重要，真正成爲客家文學是使用客家現在的生活語言，所謂的生活語言是什麼？古老傳統的留下來，現代生活要用的不夠用，這樣豐富的語言，目前是有非常大的困難，所以這樣子寫作的才是真正的客家文學。這一點就是客家文學的困難，我個人認爲是最大困難，這是第三點。

第四點，你用客家話寫作的作品要去哪裡發表？第一疑問；是誰去讀？老一輩客家人絕對讀不出來，年輕一輩的人更是讀不懂，所以這就是現實問題，這個現實問題要去怎麼克服，我想是大家要共同的努力，這就是第四點。第五點，實際上前面有提到，再談一次，年輕一輩的客家人，你說客家人生活的內容，客家人的價值觀、客家語言的使用，全部都沒有辦法了，所以這五點合起來說，是客家文學的困境所在。

順便介紹一下，行政院客委會出版了兩本書，一本是詩與散文，另一本是小說，是改寫純客家語文學。另外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客家文學精選小說集，這都是客家的。

這一節要談客家文學的特質，我要說的是小說的部分，詩的部分再由曾貴海醫師來談。客家當前小說的特質，我提出幾點來報告，整個客家人的作品來說，以量來說，我不敢說質，小說爲主，在小說當中以長篇小說爲主，在長篇小說中在臺灣有一個特別的名字，叫做「大河小說」，開創者鍾肇政先生，是客家人寫的，特別來說大河小說真正的名詞叫做世系小說，是以一家人或一家族作爲一個素材，寫一個長遠的時代故事，這樣的故事，時間一定很長、人物很多、故事相當複雜、主題非常廣又深。另外一個解說，這個「大河小說」實際上他的名字是南部葉石濤先生從一句也是英文，實際上是從法文翻譯過來的，羅曼史的羅曼（roman），再加上 fleuve，這個字英文字典查不到，fleuve 在法文裡面叫做河流，roman-fleuve 直接翻譯叫做像河流一樣的浪漫史，那麼葉石濤先生翻譯成大河小說，這是台灣專用的，英文裡面很少用到 roman-fleuve，而是用 saga，就是世系

小說，以一家或是一家族為素材，以一個長遠的時間裡面的各種變化，這樣的東西叫做 saga，像【戰爭與和平】就是大河小說。

台灣幾篇作品很多都是客家人寫的，鍾肇政先生之前有心寫作的人有好幾個，但是完成大河小說就屬鍾肇政先生，不過在前面像是鍾理和先生的【笠山農場】，到吳濁流先生的【亞細亞的孤兒】全部都是長篇小說。鍾肇政先生下來，我個人也寫過一百萬字的，全部都是大長篇小說，這就是客家文學的第一個特質。

第二個特質，像早期的客家小說中真正表現出客家人的性格與生活，我前面在對客家文學的界定的時候一再強調，寫不出客家人的生活、客家人的性格、客家人的價值觀都不算，我剛提到早期的客家小說確實是表現客家人的性格、生活，我舉個例子，像是早期在北埔的龍瑛宗的一篇非常有名的小說【種有木瓜樹的小鎮】，描寫雖然是一個小知識份子在日本非常幸福、進步的生活時，他如何來面對，雖然這裡面寫的含有一種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，但是其中隱藏了一個客家人的生活態度、客家人的性格，客家人的性格相當普遍，比較起來較內斂、較刻畫向外奮鬥，欠缺攻擊的力量，很多用在反省、自省、或是心理面的憂傷，他寫的主角就是這樣，這個配角一生的希望沒辦法達到，他就寄託給主角然後死掉了，這篇小說雖然在寫一個殖民的狀態，但是表現了客家人的生活、性格。

吳濁流先生的【亞細亞的孤兒】後面還會提到，也是一樣在殖民之下客家的年輕人，他如何去找他的前途。鍾肇政先生早年有一篇小說叫做【柑子】，寫一個家庭婦人的長輩過世了，婦人帶著小孩、一些禮物、一只柑子走山路到親戚家，寫這母子之間的感情，那種非常親密，但又不是很熱烈，那種不是用言詞表現，而是由心意中在動作中表現出來，小孩子對母親有愛又怕，像這樣的東西抓的相當仔細，這個年輕一輩的人可能寫不出來。

鍾理和先生的作品的客家內涵非常標準，他去過中國大陸，他寫的【夾竹桃】他從一個台灣的角度去看北平下層社會的生活，他如何批判呢？是依台灣客家人的生活去看的，這非常標準的客家人的思考模式、觀點，到後來他寫的【山火】，一般人看不出來：有一個天災出來的時候，對於迷信的態度，還有寫一節非常標準的：你這懶惰鬼，會餓死！有一篇【阿煌叔】其中有一部分，就寫客家人的懶惰，客家人最討厭懶惰，寫那懶惰到底，懶惰到就快要餓死，這就是寫一個客家生活的表現。

第三點，客家作品中對女性的造型非常成功，這個理由在這裡沒辦法詳細講，我舉個例子來說，鍾理和先生的作品，因為跟他的感情生活、婚姻生活有關，如何有關係自己去讀，他所創造的一個客家女性、老婆，一個老實、有決心又內斂，有主張，家庭在有困難的時候可以去面對，替老公做事，這樣的形象非常成

功。鍾肇政先生創作出一個女性：奔妹，就像台灣的大地一般，充滿生命力，不會顧什麼名義，他認為該做的事情就非常投入去做，什麼東西犧牲下去，這樣子的一個人物，非常成功。至於我個人也創造出一個女性，灯妹，客家婦女老實的特別形象。

第四個特質就是年輕一輩的詩人，用純客家話寫作的，就像是吳尚謙、邱一凡、張芳慈已經走上這條路，非常難得，小說的部分有一個高翊峯，用非常標準的客家話和普通話來寫，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，下面我會繼續介紹。

這一段要介紹客家現代小說，這裡分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簡單介紹作者，第二再來介紹他一本書或一篇小說，當然詳細的部分在看了這個單元之後，自己去閱讀。

第一位要介紹的是賴和先生，他是台灣公認的「台灣文學之父」，生於 1894 年，1946 年過世，享年 50 歲，他是非常有名的彰化醫生，他的祖父叫做賴知，父親叫做賴天送，他是長子，本來名字叫做賴河，又名葵河，原籍是在廣東潮州饒平縣人，所以他確實是客家人。他有一首詩是他回故鄉路上的感觸，非常長的一首詩，最後有一段證明他是客家人：「我本客屬人，鄉語更自忘，戚然忽傷悲，數典愧祖宗」。客家人特別說「可賣祖宗田，莫忘祖宗言」，祖宗的田賣掉還不要緊，祖宗的話忘記了就不得了了，這就是客家人文化上的特點。他所做的詩中就表現他是客家人背景，現在說的福佬客，這樣的身分，我認為這是上天的安排，他做為一個台灣文學之父，是客籍祖先，讓他成為福佬人，台灣文學有兩個不同族群的背景，非常有趣。

接下來我要介紹他一篇非常有趣的小說【蛇先生】，他寫一個抓青蛙的人，福佬人說水雞，抓蝦蟆的人有一個秘方，因為抓蝦蟆很常會遇到蛇，所以他就有一個秘方，有了這個秘方之後他就被叫做先生，蛇先生。在日本時代被稱為先生的有兩種人，一個是教書的，一個是醫生，才能成為先生，不像現在誰都可以成為先生。賴和是一個西醫，有科學背景的人，他面對這樣的事情，心理面有點同情這樣的背景，他是一個抓蝦蟆的人，但是他發現這裡有一個危險，因為會害死人，到最後他寫的時候，原來這個蛇先生後來跟執法者勾結，結果是非法的變成合法的，合法的去怨非法的，他站在西醫有科學背景的角度來談，非常有意思。他的觀點中沒責備，但是有諷刺，諷刺中帶有無奈的味道。

我再提一點非常特別的一點，這篇小說一開始是用漢語寫的，他用非常多母語，看到這母語你會嚇到，因為他根本不會說客家話，老實說他是福佬人。這篇【蛇先生】有用幾個句子，『爭差』福佬話說沒爭差，客家話也有，沒有差別，『無的確』這句是福佬話，客家話就是不一定；『督龜』客家話是說打瞌睡，這

篇小說出現這麼多，你說他是客家話是客家話，你說他是福佬話也是福佬話，所以在他作品當中出現了非常精采的母語，現在來講在幾十年前他的作品中就出現母語，對母語的提倡非常有意思。

順帶提一下，這次考試院出題目用福佬話出，這樣就被人家罵，實際上大家沒有去研究，在這兩篇閩南文章中，有些部分根本就是客家話，其中『食茶』北京話中沒有這個講法，福佬人說呷茶，說食茶的只有客家人，我們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童謠「月光華華，阿哥提凳，客人食茶」，還有一個「家官」（丈夫之父）也是客家話，所以這個語言是非常有趣，這就是介紹到這裡的賴和先生的【蛇先生】。

第二位要介紹的是吳濁流先生，他是 1900 年出生，1976 年過世，享年 76 歲，新埔人，師範畢業，他做過很多職業，除了老師之外，又是詩人、記者、小說家、他還在 1964 年辦『台灣文藝』這本雜誌，在台灣文學史上，他的作品也好，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也好，可以說是不朽的一位。

我在這裡要介紹他最有名的作品，於 1943 年寫的【亞細亞的孤兒】，亞細亞用客家話發音非常奇怪。他寫這篇小說的時候 44 歲，同系的小說【無花果】、【台灣連翹】。【亞細亞的孤兒】創造了一個人物叫做胡太明，實際上就差不多是他的化身，就是說台灣的知識份子在追求他的前途，因為被日本殖民，他第一個想的就是去日本。他一到日本，他遇到日本的女孩很漂亮，差點要去談戀愛，但是日本人說：客氣點！我們這裡是內地，你到我日本來，你是被殖民者，我是殖民者，你怎麼能跟我談戀愛，開玩笑？他非常失望，他第二條路就回到原鄉，因為台灣客家人的原鄉在中國，去到中國大陸更糟，沿海一帶被日本人統治著，日本人跟他說：你是台灣人，你本籍是漢人，那你一定會忠於漢人，當日本的間諜，不信任你；中國的重慶份子：台灣被日本統治很久，那你一定日本的抓耙仔，所以他就非常失望。這段故事非常有意思，台灣人在追求前途的時候，第一去到日本殖民的地方，找不到前途，找到他的原鄉，也同樣被人懷疑，在這情況之下，回到台灣，剛好他弟弟去當兵意外死亡，這件事情發生之後，就發瘋了。

這個故事創作了胡太明，這個「台灣人在覺醒當中、去追求前途」的原型，這追求前途的路可以說方向走不對了，表明那個時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差不多想的到的路就兩條：不是去日本，就是去中國。「去日本失敗，去中國失望，回來只好發瘋了」，他的小說就是說遇到這個時代，除了發瘋之外能夠做什麼？非常悲哀！這就是【亞細亞的孤兒】。

實際上我認為這個書名就不朽了，吳濁流先生的亞細亞的孤兒清楚的將那個年代台灣人的形象、台灣人的那種狀態呈現出來。所以這篇小說一定不朽，胡

太明這個人物也不朽，吳濁流先生也一定不朽。

另外一方面，他提到一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話，台灣文學的精神，這一句話非常有名：拍馬屁的不是文學，講的非常粗，但事實上一句話，一針見血，文學是寫他個人，或是族群、民族內心的理想希望、期望、憂傷、夢想、害怕的東西，那才是真正的文學，那跟別人拍馬屁的不叫做真正的文學，所以這句話表現出台灣文學的精神。

總歸一句，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，創作了胡太明這個人物的不朽，第二，他在 1964 年創刊【台灣文藝】，這本雜誌到現在還流傳下來，這些就是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絕對不會讓人忘記的，他在台灣文化史永遠被人紀念，作品永遠被人學習。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將他這本書翻譯過來，明年二、三月就會出版，翻譯者孟哲仕稱讚他：時代的大變化中，就會有一種偉人、一種天才，會很早將那時代變化的訊息帶出來，同時這帶出來的訊息往往是最正確的，吳濁流先生的就是這樣的作品。

講到這裡我要做一個反省，我一開始的時候對於吳濁流先生的作品有些不解，因為他的作品是用日文寫的，再翻譯過來，好像認為不怎麼樣，我記得這本書要拿去哥倫比亞大學翻譯的時候，拿到那個中文翻譯本的時候，覺得寫的不怎麼好，結果我就找到了原文本，一看到原文本非常好，可見台灣文學非常好，所以可見哥倫比亞會去根據日文版翻譯，是根據日文版譯的。在台灣新的版本，由名翻譯家黃玉燕翻譯出來，各位可以去買新版的【亞細亞的孤兒】，由黃玉燕小姐翻譯的，非常精采，明年二月英文版的就出版了，要看英文的人，兩本一起看，會相當有趣。

第三位要介紹的是非常有名的，大家感到非常親切的、非常懷念的人，鍾理和先生，1915 年出生，1960 年過世，享年 46 歲，非常可惜。大家都知道因為他得肺病，因為肺病去開刀好幾次，最後他寫了一篇小說【雨】，小說寫好了的早上，我記得是八月初四下雨，他重新改過，改到一半趴倒下去，吐血吐到【雨】這篇中篇小說的上面，就過世了，這是一位非常叫人痛惜的小說家。

他原來是屏東高樹廣興村人，他父親是六堆的名人，本來他事業就做很大，他後來搬到美濃，是在美濃過世，過世之後鍾理和紀念館也留在那裡。他一生當中有好幾個困頓，第一個就是升學不利，他的堂兄弟考的非常好，就是他考的不好。第二個重大傷害，剛好他愛上的女孩跟他同姓，當時的台灣社會，同姓結婚是不行的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同姓之婚，使他嘗盡人間的辛酸冷暖痛苦，也因為這樣他就跑到中國的東北、北平。第三，在勞累中相當不幸得到肺病，最後開刀幾次，不成，最後就過世了，這就是他一生的過程。他雖然只活到 46 歲，但他的

文學被人廣為談論。

今天來介紹他一篇較為簡單的小說，我不去介紹【笠山農場】，這一篇大家自己去讀，我要介紹一篇小小的小說【復活】，跟托爾斯泰的【復活】同個名字，他的的小說跟自己生活的背景，多多少少加上虛構（fiction），大約實際的過程變化是這樣。描寫他從松山肺病療養院回家，他離開家的時候小孩子還不會說話，當他回來之後小孩子六、七歲，會跑會跳了，兩人之間相當生疏，同時他愛子心切，看到他的小孩鄉下人，相當頑皮，不愛聽話，他就想到作為父親的人，心理相當不安：我長期不在家，我子女沒有教養到。所以他就非常嚴格的去教育，但是他又不知道要怎麼教育才好，結果在這過程中發生一個悲劇，不聽話抓來打，打的非常重，沒想到發生了一件事情。

他住的地方（現在鍾理和紀念館）離美濃鎮上差不多要半小時，這麼遠，小孩子就要一小時了。他叫小孩子去買五元的米糠，因為他不知道五元的米糠有多少。小孩買米糠回來的時候，走到半路竟然下大雨，淋到米糠重了好幾倍，重到五、六倍以上，所以小孩就全身溼透，邊背邊回去。照他算來差不多應該要回到家了，心裡非常生氣，火氣上升，看到小孩回來的時候，全身溼透還不打緊，臉色就變了，強背著米糠回來，沒想到淋到雨的米糠這麼重，一下回到門檻的時候就倒下去了，差不多一個禮拜的時間，得到肺炎，那時候肺炎沒藥醫，得到肺炎就過世了。

小孩過世之後，他非常痛心、懺悔，過了一年多之後，有一個小孩子出生了，下一個兒子鞏兒出生了，大的兒子叫宏兒，大家說：你這阿鞏一定是阿宏再世，大家說這小孩跟過世的阿宏長相一模一樣。他心裡想對不起宏兒，難道是他回來做我的兒子，所以就非常疼他，這就相反了，對這小的就非常寵他，隨便他去了。他發現這個小孩打他還真開心，不是父親打小孩，而是小孩拿藤條打父親，拿藤條打父親非常高興。他還做馬給兒子騎，騎的時候兒子還拿藤條在他屁股後面一直打，他越打越發笑，他做馬給兒子騎也很歡喜，笑到眼淚直流，他發現：因為他越打我越歡喜，這是什麼意思？第一個，復活了，我那個過世的兒子復活了，第二個因為我心裡的懺悔，懺悔之中因為有行動，所以我也從中復活——救贖了。

救贖是宗教的觀念，在文學上是非常重要的主題，所謂救贖就是有罪做錯事，要認罪，要認罪還不夠，要有行動。這【復活】短短的小說當中，跟托爾斯泰的【復活】有同樣深刻的表現。我想在鍾理和的小說裡面，尤其他寫的農民文學，可以說是台灣農民文學的典範，關於農民文學的意義，我在前面有詳細的介紹過了，我想從這角度來看就夠了，鍾理和先生是不朽的。

第四位我要介紹的是鍾肇政先生，在台灣文學上所謂的「北鍾南葉」，北鍾肇政、南葉石濤，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上的奇人，要介紹鍾肇政先生沒這麼簡單，只說八分鐘、十分鐘是不夠的。

他是 1925 年出生，今年八十大壽，桃園龍潭人，他是讀日本書，從中文的ㄅ、ㄆ、ㄇ學過來的，第一位這麼成功的人。在文壇當中我認爲他有幾個特別的身分，第一，我提到大河小說（roman-fleuve）是第一位成功的創作成功者。第二他是文壇的領導人，在台灣比他年紀更大的人、同輩的、小一倍的大部分人都受他庇蔭，他非常熱心指導年輕人，他長期主持【台灣文藝】，指教年輕人，他也做過民眾日報副刊的主編，所以他就發掘很多新的小說家，所以他是文壇的領導人。第三，他是客家運動的領導者，客家以前的公共事務做不好，鍾肇政先生發起客家事務文化協會，是他領導的，同時他走上街頭，還我母語，是他帶動的。第四他是政治的改革者，首先是他對政治的批評，不但如此還走上街頭，還主張要改革，使台灣走上更民主的路上。這樣的文學家、文化人，這樣難得的人，所以在歷史上他有這樣四種身分。

在這裡要介紹他的一本書【台灣人三部曲】非常有名，【台灣人三部曲】在鍾理和先生寫給他的信當中，是他希望寫的，鍾理和先生有一篇叫做【大武山之歌】，寫了沒幾千字就寫不下去。真正大河小說寫出不只一部，還有兩三部的就是鍾肇政先生，他非常有名的【台灣人三部曲】就是台灣文學上最高榮耀的標竿，這小說分成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寫沉淪，1895 年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，那時在台灣中部一帶，因爲他桃園人，中部一帶他比較清楚，如何抗議的過程，寫的相當有趣，這部分很多變成電視劇，這就是寫那個時代割讓台灣小說處理非常成功的一本。第二部分是寫滄溟行，是寫日本時代的第二階段，有兩個活動，第一個是文化協會，第二個是農民組合，在這滄溟行的氣氛之下，想要來反抗卻是非常的難，不反抗卻又不甘願，在這之下他要如何生活下去，最後他離開台灣。這本書最重要的就是寫生活面的部分非常多，尤其是農民的生活、家庭、思考模式，農民的思考模式由生活表現出來，是由知識份子進入農民，知識份子進入社會各階層去體會，去體會日本的統治之下，台灣有兩個活動：文化協會、農民組合，他主要是寫農民組合，心情是如何，尤其他創造一個在殖民之下的背景，台灣農民的性格，他寫的不只是客家人，而是整個台灣人的性格，這就是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就是寫插天山之歌，插天山就是寫角板山一帶，是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結束的時候，一個留學日本的青年，戰爭要結束了，要回來祖國台灣，他一回來台灣，一上船就被高等事務科的監視，就是情治人員監視，一回來台灣哪裡都不能去，他就跑去藏，他就躲藏到插天山。這一路就寫如何進入深山，如何寫深山的偏僻，如何寫農民的生活，尤其是寫原住民如何求生的方法，同時原住民如何協助他，最後出現了一個女性，奔妹，不顧一切的去幫助他，最後兩個成爲合體之緣，最後肚子大了，剛好小孩出生後就光復了，這就是插天山之歌。

彭瑞金老師說：這部小說描述知識份子落實到人間，從生活面、農民的勞動中表現台灣人，我前面有說過這是深根台灣，在本土求前途，跟胡太明去外面求的不一樣，這點的意義不得了，另外一點他創造了奔妹這個大地之母的原型，我想這是目前很少人比得上的。他的長篇小說我記得有 24 本左右，作品將近有幾千萬字，我希望年輕一輩的人要有心將這小說讀個好幾次，了解文學，也了解台灣。

第五位要介紹的，非常不好意思，就是我本人李喬，1934 年出生，目前 71 歲，他的文學很多來自於鍾肇政先生，他也寫過所謂的大河小說，我在這要介紹他另外一篇短篇小說【泰姆山記】，是 1984 年 1 月份發表的。

實際上我寫這篇小說有一個背景，我寫【寒夜三部曲】實際上是從插天山之歌下面接著寫，是寫台灣的農民如何去守護自己的土地，將自己的生命如何在日本統治之下跟土地結合，從土地上面找到一個生存下去的力量，我利用一個灯妹，就像代表了台灣大地一般，就像鍾肇政先生的奔妹，這樣的身分，但是我寫完【寒夜三部曲】之後覺得不夠，所以我就創造了另外一篇短篇小說【泰姆山記】，我是利用一個傳說的人物，日本時代第一才子呂赫若，我影射他的故事，聽說他有一個傳說，他被毒蛇咬死，實際上如何，我不知道。我利用這個傳說創造了一個人余石基，他從汐止鹿窟逃亡，這一段是實際的，是呂赫若在鹿窟參與武裝抗暴，我寫的就是余石基在離開汐止的鹿窟逃亡的故事，逃亡到玉山，但是逃到固定的玉山，我想容易被抓到，我用泰雅族的傳說，另外創造了一個山叫做泰姆山。泰姆山是傳說的山，是非常神秘的山，這座山是在你有誠意的時候看的到，沒有誠意是看不到的，有些人爬的上去，有些人爬不上去，我是利用泰雅族的傳說來寫的。

故事一開始就寫我們的主角進入深山，後面跟著要抓他的警察，寫一段他爬上山，警察在追他的過程，在經過一片草坪的時候，余石基被蛇咬到了，被出血性的百步蛇咬到，沒救了，他本來在逃的，但是他現在心理放下了，我不用逃了，因為逃不走了。沒想到追他的人看到他坐在那裡，因為抓到了有十萬元獎金可以去領，趕過去的時候被蛇咬到，於是兩個都被蛇咬到，結果兩個的心情不一樣。余石基想我要死在我自己的土地上，我的血流在土地上，我就感到我的生命跟這土地連在一起，我以我現在心理一片安然，那抓他的警察眼淚直流，怎麼這麼倒楣，爲了十萬元要死在異國、異鄉、異邦，非常不甘願，還說將來死的時候會被欺負，主角說：沒有，你死了之後大家都一樣不會欺負你。但是沒想到這個抓他的人，在他斷氣之前開了一槍，將主角打傷，但是那開槍的人先死，我的解說是他比較激動，蛇毒循環更快就死掉了。主角在被打傷之前就在想，我一定會明天太陽升起前會死掉，隔天朝陽升起時，他發現一身都是血，但是他看著血流下去，他心裡就想，當時他要死之前向賣種籽的人買了相思樹的種籽，他要死

之前用牙齒咬開了相思樹種籽的袋子，灑了一把的相思樹種子在地上，也灑了一把在抓他的人身上。

相思樹的種籽就是一個愛，用相思樹種籽灑在抓他的人身上就是以愛和解了對立，灑在土地上的時候他說，有些的種籽會發芽，有些的不會，就像人間所做的事情有些有結果、有些沒結果，他說明年春天來的時候，這裡是一片相思樹林，這個意思就是指相思樹林就是愛，就是說台灣的各種苦難，或是說族群之間的處境用愛來結合在一起，愛來自哪裡？結合現在的大地，以這個大地為依歸，在這樣的思考之下，就得到了一個心理的安祥。

這樣的情形就像是鍾肇政先生的插天山之歌回歸到土地之情，我就進一步提到生命與土地的結合，我們的土地就是我們的庇護所（sanctuary），這種的寫法就是將人與土地的觀念表達出來，這是說我的整個文學思考的一個表達，有沒有達到就要有大家的指教，這就是我寫的【泰姆山記】，這篇小說用了一些神話，要去了解之後才能過成立，要是沒有去了解有很多地方是不能成立的。

第六位要介紹的是黃娟，介紹這麼多男作家，女作家是不可以缺席的。黃娟跟我同年，是 1934 年出生的，這裡要介紹他的作品，她有非常多長篇、短篇小說，很早之前就成名了，今天要介紹的是一篇很新的作品，是 1990 年發表的作品【秋子】。在這之前我要特別介紹一下，她非常早就成名了，但她寫作十年左右就去美國十幾年，又從新開始，之後作品不斷出現，她的文學生命很長，作品相當豐富的一位作家。

這裡要介紹的【秋子】，是寫戒嚴之後的作品，故事相當簡單，但是寫的非常感人，是非常好的小說，主題相當深刻。【秋子】就是寫敘事者「我」，我跟我一個好朋友碧霞，去見碧霞的媽媽，黃伯母，黃伯母說你不是秋子嗎？實際上她的名字不是秋子，她本名叫做翠蓮，但黃伯母就說她是秋子，就不斷說是秋子。原來這有一段辛酸的故事，就是碧霞的大姐、黃伯母大女兒叫做秋子，日本話叫做 akiko，她在上體育課的時候，突然間失蹤，哪裡都找不到，也沒說她死掉，也沒說她判刑，反正就是找不到。她媽媽不甘願的在這十幾年一直找，找到後來頭腦有問題了，看到像的人就問：你是秋子嗎？所以一見到碧霞的好朋友、主角我，就叫她做秋子。碧霞後來跟她說媽媽這個心酸的故事，大姐在體育課的時候被人抓走了，沒回來過了，所以她之後每次見面的時候，碧霞的媽媽就會說，你說大姐還在，真的嗎，趕快帶回來給我看。一段時間之後，碧霞就要求主角「我」去他家，她媽媽看到秋子就抓著她的手說，看樣子跟以前差不多，她就不敢說是啦，也不敢說太多話，也不能不回答她。

這一段簡單的故事，是戒嚴時期、白色恐怖之下受難的故事，她寫的角度

很精采，沒有那種激情、憤怒、又吼又叫，就這樣平淡的表達出哀傷，可以說是非常成功，另外她所使用的文字非常清順、自然，女作家的文字非常婉約，寫的人物非常生動，你會發現就像寫隔壁鄰居的熟人一樣。她本人在高中教書非常多年，所以她對人物描寫的把握非常正確，這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，將來會一直流傳下去，我可以評她說是早期最會寫小女人，不是說特別身分的，而是一般的小女人，台灣社會的小人物寫的非常好的一位，同時她個人現在也是 71 歲，還繼續寫，她留美之後十年之間，就寫了非常多的長篇小說，【故鄉來的親人】就是代表作之一，另外一篇是我個人在公共電視拍成電視劇的【虹虹的世界】。這個故事是她從花蓮發現的故事，有一個半智障的女孩遇到一個退伍的老兵，退伍的老兵看他很可憐，到處都被人欺負，他就接她過來，因為他也有一個妹妹，在大陸失去了一個妹妹，他看到她就像他妹妹，所以一直就照顧著虹虹，使她過著從來沒有想到的這種溫馨的日子，這就是寫一種另一種的愛，這就是女性作家非常細膩的做法，是非常成功的作品，我一併介紹到這裡。

第七位，要介紹的是鍾鐵民先生。鍾鐵民是鍾理和先生的大兒子，1941 年出生，他的作品跟他爸爸有什麼不一樣，這就要進一步去了解。今天介紹他一篇早期成名的作品【竹叢下人家】，這篇寫的人叫做阿乾叔，理和先生曾寫過一篇【阿煌叔】。我問過他：你父子兩個寫的東西是不是一樣呀？他笑著跟我說一樣啦，這相當有趣。理和先生寫的阿煌叔跟鐵民先生寫的阿乾叔，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這就看的出來不同時代的兩個作家，不一樣的風格與所想的東西。

這篇的主角阿乾叔，是鄉下非常標準的懶惰鬼，吃飽飯後最想做的就是椅子上睡覺，白天睡凳板，晚上睡床上，睡著就不動，什麼事情都不做。

故事中的『我』拜託阿乾叔去修理我家的廚房，因為屋頂在颱風過後被掀掉了，叫了他五次才來。做了幾天之後，在屋簷下遇到樑柱下大大的洞，他就不修了，他說：不要，我要睡覺。大家說你會睡死喔，他就隨便人家說。

他妻子阿乾孀也差不多，也不會罵他老公這麼睡，也是只要坐在藤椅就黏在那，兩個都差不多。阿乾叔有田可耕卻不去耕，就讓田裡長番薯，長蕃薯就會有蕃薯藤，蕃薯藤是要給豬吃的，後來不養豬就去賣蕃薯藤，有田不耕就野放長蕃薯藤，賣蕃薯藤給別人的豬吃。

他們有兩個小孩：阿菊、阿財，這兩個小鬼從小就學到偷東西，到哪裡都去偷東西，別人說了也不打緊，他們就很會偷，也很會溜，抓也抓不到。他們為什麼要偷？因為沒東西吃。即使有東西吃，他爸也不管他們。因為沒東西吃，所以學到抓大田鼠、野兔，抓到大田鼠就會拿去烤。

故事裡面的敘述者『我』，也就是鍾鐵民本人，一個小孩子，以一個小孩子的角度看這件事情。他非常羨慕阿菊跟阿財這對姊弟，每天跑來跑去找東西吃。後來找到大田鼠吃，還烤玉米、野螺（大蝸牛），『我』看到就非常想吃。

故事最後寫到阿乾叔的房子，風一來房子就慢慢的傾斜了，傾斜了也不去修，就用樹枝去擋，越是擋，它就越倒，最後房子快倒了，阿乾叔一直睡，睡到後來全身浮腫，腫到變成大粗腿、小粗腿，臉腫起來變成圓圓的，也不去看病，他就說：要幹麻啦？生的小孩也夭折了。最後房子倒掉了，阿乾嬸因為生了個小孩夭折了，阿乾嬸也死了。房子倒了之後，只能住在豬舍。

將這篇作品與理和先生寫的【阿煌叔】相比，【阿煌叔】對於外在社會的指控較多：這麼不平的社會，怎麼辛苦做也沒有用，所以他就不是這麼想做，這是另外一種角度。鍾鐵民的這篇作品中則是說人的性格有很多種，有一種人沒有什麼理由，就是懶惰，就是不要工作，這種的寫法。

另外一方面，寫到「生機」的想法，下一輩的年輕人，兩個野孩子，雖然有不負責任的父母，他們會去找生存的方法，所以敘述者是個小孩子，由大人角度寫就沒什麼意思了。敘述者是小孩子，對於阿財和阿菊，心中有些羨慕，所以在懶惰鬼的後代還有一絲希望。這一點父子的方式不同，鍾鐵民先生的作品不論所寫的題材，都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溫馨的、對人性善良的欣賞，予人一條光明路，不把人寫的這麼苦，這麼賤，這就是他性格的表現。文學從理和先生到他兒子的時候，思想觀念有不同的層次，這一點值得讓大家來比較。

本單元介紹的最後一位小說家，不是老人家，是非常年輕的人，這個人出生於 1973 年，苗栗頭份人，今年才 31 歲，他就是高翊峯。他畢業於文化法律系，非常有趣的是他做過調酒師、雜誌編輯，業餘還教授爵士舞，他是爵士舞的老師，這點非常有趣，文學來自於各階層，文學在以前是文人雅士，現在的說法不是這樣，尤其小說來自各階層都好，年輕一代的人高翊峯這樣的背景，非常有意思。另外我要特別介紹這個人，由於這樣的原因，他寫的這篇小說【石塲媽媽】，這個「塲」在字典有兩種唸法：客家話〈ㄛˊ、〉、北京話〈ㄛˊ、〉，也就是普通說爺娘的「娘」，是寫作[娘]。客家人有一個習慣，關於出生的小孩，命不好的要拜大樹作樹爸爸，或是拜大石頭作石娘，這就是寫石娘的故事。這是非常難得的。這篇小說難在哪裡？他用許多快要消失的客家話，現在年輕人多半已經不會用的東西，例如：阿公婆、卵黃、雞胗肝、燙板條、加甘苦、險險毋記得，像這些句子，我體會到客家話你直接這樣寫，如果你不是客家人就看不懂嗎？我不相信，我認為你看的懂，也就是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試驗，客家話當中比較容易給外族群接觸的語言，跟普通話一起使用，形成一個相當特殊的文字、語言。這個作者

31 歲，他有這樣的能力、這樣的用心，在文學上得到非常多的獎，有這個特色，所以在最後介紹他。

這篇小說很簡單，故事的敘述者叫做陳雅惠，她在外地工作，過節的時候回家，媽媽帶她去拜石娘。客家人有個迷信，迷信沒爹沒娘的比較好養，所以自己的媽媽叫做阿叔孀，爸爸叫做阿叔，這就是偏名。陳雅惠的媽媽，也就是阿叔孀帶著她去拜石娘。

他就描寫為什麼自己的母親不能叫媽媽？為什麼要叫石頭叫做石娘？她相當懷疑，在懷疑的過程中體會到媽媽的用心，從民間風俗的石娘的觀念，體會到另外一種味道，由最先的遲疑，排斥，到最後接受，接受體會到媽媽的心意。

關於這個我有一個經驗，我當兵的時候，我媽媽到關爺宮許願，回來的時候要跪 100~120 次，老實說我不相信，但是我回來的時候，我媽媽帶著我去關爺宮跪 120 次，我邊跪邊想說，我可不是跪你感動的，我是跪我媽媽的心意，同樣的情形，陳雅惠對她媽媽帶著她去拜石娘的動作，最後是接受了。這篇小說非常難得的是除了客家話的語言使用外，那種體會老一輩親人的感情、一般年輕人不知道的風俗習慣，他將這些東西帶進來，我想這是非常難得的，年輕小說人，還沒看到有一位願意做這樣的努力。像高翊峰這樣職業的人又那麼年輕，他能夠掌握到什麼是客家文學、客家人的生活、客家人的想法、客家人的做法，客家人的價值觀，他能夠表現這樣的東西。你看他的文字中，他絕對有心將這些客家話選擇，選擇以後使用，使用的時候還會考慮到客家人以外的人看的懂嗎？這樣的用心，在討論客家文學將來會不會被人接受時，他這種的存心、志業，我覺得非常值得鼓勵，所以在介紹這八位小說家的時候，特別對他加以介紹。

介紹完了八位小說家，對於當代客家文學做個簡單的結論。

第一，客家文學才開始，實際上剛開始。我個人認為客家文學在詩的部分，表現比小說還要好，因為所用的字較簡鍊簡，要去找比較容易找的到。詩的部分，從早一輩的杜潘芳格下來，到後一輩的邱一帆、吳尚任、張芳慈表現的非常好，小說還要加油，所以才剛剛開始，這條路走的動嗎？我個人的看法看要努力到什麼樣的程度，高翊峰的做法可以給各位一個很好的參考。如果一開始用百分之百的純客家話寫，第一，寫作的人沒有這樣的能力，要是有這種能力，要看的人差不多也沒有，所以第一步是不是可以考慮——我的意思是說高翊峰的做法不是唯一，這是可以考慮的。在我們普通的行文當中，可以在客家話放進大量非常好的形容詞、副詞、動詞，我們考慮到客家人以外要讀的人也讀的出來，這樣的考慮之下寫下去，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努力。第二，客家話消失很多，現代生活的用語在客家話裡面沒有，外國的東西變客家文要怎麼辦，這三種東西要共同來努力，所以作詩也好，尤其小說部分要寫的動人。老實說小說一萬個字、十萬個字寫下

去，詞彙不夠要怎麼辦？所以有新的詞彙要多多吸收，也去找已經消失掉的客家話的形容詞、動詞、副詞。

第二，客家話中很多的掌故非常特別，例如苦中作樂、敗中求勝、弱者復仇，像這樣的觀念思想、文化面的體會在文學上面的表現，從語言到內容追求要共同的努力，這是第二點。

第三點，現在生活的語言大量納入外國的東西，沒有一定每句話都翻成客家話，我舉個例子：我們說羅漢腳，沒這麼說羅漢ㄍ | ㄉ K，說羅漢腳〈ㄅ ㄩ ㄨ 〉，ㄅ ㄩ ㄨ 是福佬話，所以是我們的外來語。因為客家話、福佬話、北京話在語言學裡面叫做 *sister language*，兄弟姊妹語言，有相關的語言，所以在客家文當中，福佬話拿來用不要緊，北京話拿來用不要緊，我想這樣的作風應當可以去努力的。到目前為止，用福佬語母語文學寫的詩非常多，客家話、客家文學、小說寫作大家要共同努力，不要輸人，文學的生命會因為這樣的努力而有不同的境界，這就是最後跟大家勉勵的，有意從事客家文學的人，大家一起來努力、打拚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感謝。